



# 炒米茶

■ 文/孙建平

盛夏时节，暑气逼人。这样的日子里，每天都为吃点什么而颇费踌躇。我的意思，既要能够果腹，又不能让做饭的人太过辛苦，还要有一点夏日的味道。那天，爱人问我吃什么，我突然就想到东乡的炒米茶，这个东西也符合我上面所列的几条，就说，吃点炒米茶好吗？爱人听了，也说好。那天的午饭，就是炒米茶，再加东乡特产烂面菜饼。我还将炒米茶拍了张图片发在朋友圈里，立刻就有朋友评论说：“想起小时候夏天，烧好一锅炒米茶，用大盆装出来放院子石桌上凉着，等大人下班一起吃晚饭。炒米茶也是我小时候唯一会做的美食。”也有朋友说：“我都馋了。”

在东乡，炒米茶是夏令家常美食，陪伴了我们太多年。需要说明的是，炒米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作为饮品而出现的“茶”，而是一种夏令家常主食。我常常想，清人袁枚有《随园食单》，如果有人写《东乡食单》，炒米茶一定是可以选入其中的。好多年来，简单一碗炒米茶，也是我和乡愁有关的饮食记忆。

炒米茶的做法很是简单。取大米适量，先在铁锅中翻炒至金黄，然后加入冷水烧开，再继续文火慢煮就可以了。旧时

家里都是土制大灶，炒米茶烧开后，略略再加几把麦草，就可以熄火了，灶膛里余火余温可以起到文火慢煮的效果。有的时候，炒米茶里面还可以放一点陈年的老蚕豆，吃起来可能会更加有滋味一点。陈年老蚕豆不易煮熟，需要在下锅炒制之前，先将每一颗蚕豆斩一个小口。那些年里，斩蚕豆的事情都是由我来做的，我至今记得年少时候的自己在木制砧板上慢悠悠地斩蚕豆的情景。

一锅炒米茶，可能就是一家人一天的主食。炒米茶煮好了，凉在锅里，肚子饿了，舀上一碗喝下去，清凉而又爽口。经过炒制的大米，失去了本身的黏性，成品炒米茶，米是米，水是水，分得清清爽爽。大米经过炒制，有一种淡淡的米香，味道和夏日消暑的大麦茶类似。酷暑日子里，人们的胃口普遍不佳，这个时候，喝上一碗炒米茶，爽口怡人，你简直就要感谢大自然的馈赠，还有人的饮食智慧了。

夏日时候，炒米茶是家常主食，但因为炒米茶毕竟属于稀粥一类，汤汤水水的，喝下去并不熬饥。那时，大人要在生产队里上工，小孩又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单靠喝点炒米茶自然不行，于是就有了和炒米茶搭

配着吃的东乡美食。这个东乡美食的品类应当没有统一的标准，我的印象里，南瓜丝饼子应当算是炒米茶的“绝佳伴侣”，如果能够再加上一盘豇豆烧茄子，一碟咸秧草，这个餐桌，就非常的丰盛了。

以我不太宽阔的视野认识，南瓜丝饼子，应该也是东乡夏日的特色家常美食。市场上有很多南瓜饼卖，但这个南瓜饼与东乡的南瓜丝饼做法并不一样。东乡夏日的南瓜丝饼的做法是这样的。取嫩南瓜一只，洗净，将南瓜刨成丝，稍用盐腌渍，再沥出多余的水。韭菜切成段，再加入适量面粉、鸡蛋，还有盐、味精、糖、食用油。这些东西和南瓜丝放在一起充分搅拌，然后放在锅里煎，煎时的火候要掌握好，煎至两面略有金黄色即可。东乡的南瓜丝饼是夏日家常美馔，一块南瓜丝饼入口，满嘴都是南瓜的清香。和清清爽爽的炒米茶搭着吃，简直就是绝配，也是一种天赐。

炒米茶是主食，南瓜丝饼是点心，豇豆烧茄子和咸秧草，就都是佐餐的小菜了。这些食材，在东乡，都是唾手可得的。咸秧草是春天就腌好了的，豇豆茄子是夏日农家菜田里的主打蔬菜，房前屋后也可以见缝

插针地随便种上一点。需要吃了，就去摘了来，从离开藤蔓，到上了饭桌，也不需要很长的时间。我常常想，我们现在吃饭吃菜，食材都要讲究“有机”，而在我们的少时，所有的食材，就都是有机的吧？

老家的门口，是一个打谷场，打谷场的前面，是一条小河。那些夏日里，每到傍晚，母亲就会将小饭桌端到门前，饭桌上，就是炒米茶、南瓜丝饼子，还有一盆清蒸茄丁，或者就是一碟咸秧草。我会先去小河里拎几桶水回来，水洒在门口的泥地上，可以降低温度，消解暑气。饭吃完了，我们就在打谷场上乘凉，大人们可以闲话家常，我们年少，可以抬头看银河横陈夜空，可以寻找银河两岸的牛郎星和织女星，想象七夕相会。有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去河边捉萤火虫玩，将捉来的萤火虫放在一个小小的玻璃瓶里，看它尾巴上萤火的忽闪忽闪。长大了，读唐人杜牧的诗《秋夕》：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卧看牵牛织女星。”很是喜欢，也想，虽然诗里所写，不是我这样的意境，时间也是在秋日，但就看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的画面，也是很容易让人陶醉其中的。

# 去远方·洞庭湖记

■ 文/葛小霞

先生经常吟唱，见山吟山，见水吟水。

吟唱时，作仰天长啸状，两只手臂向着所歌之物挥舞，好似这样所作的诗歌才有韵律。他虽没有寿镜吾老先生“拗过去，拗过去”那么痴醉，但也在自我陶醉乐此不疲。还经常叮嘱我，让我帮他记下来。我承认，先生确实作了一些惊人之句，但我总感觉里面有好多熟句，所以，我并没有记过一句。

其实，先生是跟我开玩笑，他并没有真的让我记下来。但我总觉得还是得记，等我买个内存大的手机，一定帮他记录下来。等老了，坐在小院里，吃着葡萄，赏着石榴，听一段，说不定听出扬州评话的味道。

“诗人”当然得去远方，去跋更多的山，去涉更多的水，去寻找鲜活的语词，吟出高原的皑皑，吟出大漠的沧沧，吟出川剧、京剧、豫剧……的味道。

虽然这些味道本来就在那里，我也愿意再听先生吟说一遍。经过先生的大脑编程重新组合设置过的山水，是日子的味道。

七月十三日早上，我们出发到西藏。第一天到达“浩浩汤汤，气象万千”的洞庭湖。

到达时已是下午五点多，阳光比传说中的湘妹子还要火

辣。先生说：我们沿街逛一圈，等走到岳阳楼时，正好可以湖边看夕阳。商业街人头攒动，看不出疫情遗留的伤痕，如果你真正进了某个店，还是能了解到生意的艰难的。逛了两个文创店，完全跟我们江浙一带的不同，我们那儿以瓷器居多，这儿很多是铜器。古来有“逐鹿中原”之说，意思是群雄并起，争夺天下。中原产铜器，是不是跟这个有关。

逛到岳阳楼时，景点关门，未能登楼。岳阳楼其实并不高，门匾上书“巴陵胜状”，匆匆拍了照就离开了。

此时正是观赏洞庭湖夕阳的最好时候。我们从岳阳楼南侧下到湖边，临湖有一道赏景栏杆。

夕阳像宣纸上泼了橙红色的颜料，晕染开来。又像一个灯笼柿，一个不小心，“啪嚓”掉在地上，一片橙红色，中间圆形轮廓大致还能看清，但边缘模糊。旁边一游客，应该是请路人帮忙给自己拍照，一定要拍与夕阳的合影。听到帮忙的人在说：不行，人是暗的。你朝这边站站，不行，还是暗的。背着光，永远都是暗的啊。

渐渐的，夕阳像被云霞烧着了，只看到红色托底上有金色的光，像红色霓虹灯中的一

束聚光灯。我们继续往栈桥上走，遇到一老者拿着摄像机问：铁牛在哪儿？我指着身后，告诉他：在不远处。还以为他这就去找，结果人群喊起来，这儿好看。老者立马举相机去拍。我转身一看，太惊艳了。

快要落入湖中的夕阳，此时露出了圆乎乎的脸，也许是自己白天的火辣感到害羞，红了脸，像一枚刚敲开淌着油的咸鸭蛋，有点清凉。

洞庭湖很平静，风轻，波微。

栈桥上全是人，大都是来吹风的。栈桥入口两边都放置了播放设备，还装了投影屏幕，是给人点歌的。说真的，那些音响已经到了不知道对方在唱什么歌的地步，但是还是不断有人在嘶吼。身后广场上后羿射巴蛇雕像，你就可以想象他们唱得有多无惧！有多神奇！有多震撼！

湖里还有很多自由泳的人，每个人身上绑了一个橙色的救生包。先生说远处撑船的那个人，就是保护他们的。一旦有人出事，他就去营救。我怎么看，都像是一个渔夫在放逐一群鱼鹰。

火辣辣的夏日，热腾腾的生活，这是洞庭湖给我的印象。

# 您是一缕温暖的阳光——致岳母

■ 文/张伟清

岳母，瘦弱的身躯  
流淌着奋斗的血脉  
起早摸黑，忙里忙外  
用粗糙的双手，躬耕的背影  
默默奉献，承受雨雪风霜

您，用钉耙和锄头扛起梦想  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与岳父一起

把三个子女送进大学的课堂  
在西来桥的小巷村庄  
留下一段故事，好长

您，为远方的子女点亮前行之灯

留下，苍老、眼泪、痛苦  
播洒，笑容、激励、关爱  
滴滴心血，托起儿孙成长的空间  
缕缕白发，织成后辈远航的风帆

走过寒冬，历尽沧桑  
如今，您已八十岁了  
但依然倔强，意志坚强  
您，在子孙后代的心中  
永远是一缕温暖的阳光